

臧克家詩選



4533

臧克家詩選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目 次

難民.....	1
天火.....	3
不久有那麼一天.....	5
老馬.....	7
老哥哥.....	8
當爐女.....	11
洋車夫.....	13
漁翁.....	14
神女.....	16
歇午工.....	18
罪惡的黑手.....	20
村夜.....	29
答客問.....	30
生命的叫喊.....	33
運河.....	34

刑場.....	41
年關雪.....	43
兵車向前方開.....	45
鞭子.....	46
三代.....	47
黃金.....	48
他回來了.....	49
家書.....	51
春鳥.....	53
第一朵悲慘的花.....	56
無名的小星.....	61
六機匠.....	63
給一個農家的孩子.....	81
捉.....	84
鄰居.....	87
星星.....	89
豎立了起來.....	91
生命的零度.....	95
有的人.....	100
勝利的箭頭，射出去.....	103
和平是不需要入境證的.....	105
高貴的頭顱，昂仰着.....	108
後記.....	111

難 民

日頭墜在鳥巢裏，
黃昏還沒溶盡歸鴉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無歸宿的薄暮，
把這羣人度到這座古鎮上。
沉重的身影，扎根在大街兩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樣，
靜靜的，孤獨的，支撐着一個大的淒涼。
滿染征塵的破爛的服裝，
告訴了他們的來歷，
一張一張兜着陰影的臉皮，
說盡了他們的情況。
螺絲的炊煙牽動着一串親熱的眼光，

在這羣人心中抽出了一個不忍的想像：

“這時候，黃昏正徘徊在古樹梢頭，
從無煙火的屋頂慢慢地漲大到無邊，
接着，陰森的淒涼吞沒了可憐的故鄉。”

強力的疲倦，連人和想像一齊推入了朦朧，
但是，更猛烈的飢餓立刻又把他們牽回了異鄉。

像一個魔鬼從夢裏落到這羣人身旁，
一條灰色的影子，手裏亮着一支長槍。
一個小聲，在他們耳中開出個天大的響：
“年頭不對，不敢留生人在鎮上。”

“唉，人到那裏，災荒到那裏！”

一陣歎息，黃昏更加蒼茫。

一步一步，這羣人走過了大街，

離開了這異鄉，

小孩子的哭聲亂了大人的心腸，
鐵門的響聲截斷了最後一人的脚步，
這時，黃昏爬過了古鎮的圍牆。

1932年2月於山東諸城

天 火

你把人生誇得那樣美麗，
像才從柯上摘下來的，
在上面馳騁你靈幻的光，
畫上了一個一個夢想。

這你也可以說是不懂，
濃雲把悶氣寫在天空，
蜻蜓成羣飛，帶着無聊，
那是一個什麼徵兆。

一個少女換不到一頓飯吃，
人肉和豬肉一樣上了市，

這事實真驚人，又新鮮，
你只管閉上眼說沒看見。

我知道你什麼都透熟，
爲了什麼才裝作糊塗，
把事實蓋上隻手，
你對人說：“什麼也沒有。”

人們有一點守不住安靜，
你把他砍頭再加個罪名，
這意義誰都看清，
你要從死灰裏逼出火星。

不過，到了那時你得去死，
宇宙已經不是你的，
那時火花在平原上灼，
你當驚歎：“奇怪的天火！”

1932 年

不久有那麼一天

不要管現在是怎麼樣，等着看，
不久有那麼一天，
宇宙捫一下臉，來一個奇怪的變！
天空耀着一片白光，
黑暗嚇得沒處躲藏，
人，長上翅膀，帶着夢飛，
賽過白鴿翻着清風，
到處響着渾圓的和平。
醜惡失了形，
美麗慌張着找不到自己的影。
不過，現在你只管笑我愚，
就像笑這樣一個瘋子，

他說：“太陽是從西天出，
黃河的水是清的。”

這話於今叫我拿什麼證實？
陰天的地上原找不到影子，
但請你注意一件事：
暗夜的長翼底下，
伏着一個光亮的晨曦。

1932年

老 馬

總得叫大車裝個够，
牠橫豎不說一句話，
背上的壓力往肉裏扣，
牠把頭沉重地垂下！

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牠有淚只往心裏嚥，
眼裏飄來一道鞭影，
牠抬起頭來望望前面。

1932年4月

老哥哥

“老哥哥，翻些破衣裳幹嗎，
快把它堆到炕角裏去好了。”

“小孩子，不要鬧，時候已經不早了！”
(你不見日頭快給西山接去了?)

“老哥哥，昨天晚上你不是應許
今天說個更好的故事嗎?”

“小孩子，這時候你還叫我說什麼呢?”
。(這時候你叫他從那兒說起?)

“老哥哥，你這霎對我好，
大了我賺錢養你的老。”

“小孩子，你爸爸小時也曾經這樣說了。”
(現在趕他走不算錯，小時的話那能當真呢。)

“老哥哥，沒聽說你有親人，

你也有一個家嗎？”

“小孩子，你這兒不是我的家呀！”

（你問他的家有什麼意思？）

“老哥哥，你剛到俺家時，我爸爸不是和我這時一樣高？”

“小孩子，你問些這個幹什麼？”

（過去的還提它幹什麼？）

“老哥哥，你為什麼不和以前一樣好好哄我玩了？”

“小孩子，是誰不和以前一樣了？”

（這，你該去問問你的爸爸。）

“老哥哥，傍落日頭了，牛餓得叫，你快去餵牠把草。”

“小孩子，你放心，牛不會餓死的呀！”

（能餵牛的人不多得很嗎？）

“老哥哥，快不收拾吧，你瞧屋裏全黑了，快些去把大門關好。”

“小孩子，不要催，我就收拾好了。”

（他走了，你再叫別人把大門關好。）

“老哥哥呀，你……你怎麼揹着東西走了？我去和

我爸爸說。”

“小孩子，不要跑，你爸爸最先知道。”

(叫他走了吧，他已經老得沒用了！)

1932年3月

當 爐 女

去年，什麼都是他一手擔當，
喉嚨裏，痰呼呼地響，
應和着手裏的風箱，
她坐在門檻上守着安詳，
小兒在懷裏，大兒在腿上，
她眼睛裏笑出了感謝的靈光。

今年，她親手拉風箱，
白絨繩拖在散亂的髮上，
大兒捧住水瓢蹣跚着分忙，
小兒在地上打轉，哭得發了狂，
她眼盯住他，手却不停放，

果敢地咬住牙根：“什麼都由我承當！”

1932年8月